

搭乘「飛鈞」天馬行空 「我城」的西西之敘事於土瓜灣



西西篇

童趣是一個方法，是一種意識，但對於女作家西西來說，童趣彷彿天然就是一個內容。西西一生筆耕不輟，思想天馬行空，沒有被土瓜灣這一帶的矮房子困住。人地之情的複雜，在她這裏盡無，她彷彿生而活在這個地方，卻周遊了世界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部分圖片由何福仁提供

2021年6月才正式啟用的港鐵屯馬線土瓜灣站內，車站的藝術展品內，有一幅關於西西的照片，那是她熱衷的娃娃屋。走出土瓜灣站，步行到農圃道的校門前，再經過新亞中學，走農圃道官立小學的路再折返，感覺走完了西西那篇《土瓜灣》的詩句：「在土瓜灣一住住了將近四十年/書院對面的中學是我的母校/書院旁邊的小學是我教書的地方/以前這裏是種瓜種菜的農田」。

年輕的西西是天賦詩人

讀西西的書，總是有一種模糊的穿越感，這種穿越不局限於時間，有街道、有海洋、有茫茫的人群，甚至涉及了生死。她和許多同一時代的寫作者一樣，有一雙擅長發掘細膩的眼睛，總是將一些小人物的悲歡、思考與面目寫得既平凡又耀眼。她的創作多以香港與城市變遷為基礎，用先鋒實驗的筆觸，糅合了小說、電影、童話及歷史等，用迥異的風格打造畫面。

西西原名張彥，是廣東中山人。1938年，她生於上海，再於1950年定居香港。除卻童年之外的時光，她一生都在香港度過，並在這裏建構了自己最值吸收營養的世界觀。而大部分時間，她又都遊走在土瓜灣各處的屋子裏，一直到老年，壽終正寢，終年85歲。

年輕時候的西西，寫詩很多，第一次見刊是1953年的《人人文學》，她剛來香港不久。那個時候，西西因這本刊物接觸到了現代詩，以為力匡（詩人或作家）比齊桓（小說家）更容易，在寫小說前先習詩，就提筆寫了很多現代詩（白話詩）。諸如《湖上》、《陽光》、《姑娘》等等，無法盡數。一直到今天，西西早期寫的詩，關於香港的印記不多，但賦詩技巧卻是值得推敲的。在2023年香港書展的論壇上，何福仁及劉偉成作為對談者，將西西的《湖上》討論出來，認為她是極有天賦的詩人。西西的詩，除了題材豐富，視角新鮮，更是用了絕句的創作方法，韻腳很是有特色。

居於土瓜灣而書其貌

慢慢地，西西的創作中開始多了些香港，尤以她後期的作品為多——《土瓜灣》散文系列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篇章，另也有收錄在《土瓜灣敘事》中的文章。她對土瓜灣的感情，不必多說，是來自少年的心底憶記。在香港，西西大部分日子都居住在土瓜灣長寧街的「美利大廈」。文章裏面她這樣寫：「土瓜灣道是橫空出世的，從哪裏來，到哪裏去？去的地方很清楚，它一直延伸到啟德機場，然後飛走了。那麼它的來路呢？原來是從另一條街馬頭圍道長出來的。」

但事實上，她搬遷的次數很多，但搬來搬去也都還是在那一小片地方，不同的是有的大些，有的狹窄；有的有電梯，有的爬樓梯上下——「我小學時最常吹噓的事情是我曾經搬屋三次。我住過三個房子呢！聽起來多麼威風。好笑的是三次搬家後，家仍然在土瓜灣，舊的家和新的家也不過相隔幾條街，連風景也近似，到處都是矮一截的樓房。聽說以前站在天台的話，舉手就可以碰到滑行的飛機。」在小說《我城》裏面，西西寫道：「搬家就是把很多物事的命運便革掉的一回事。」同時，西西大概對城市有一種天然的憂愁，因此，她用天真



◆ 2019年時的西西。

►港鐵屯馬線土瓜灣站內，有一幅關於西西的照片，那是她熱衷的娃娃屋。 胡茜 攝



◆如今位於土瓜灣長寧街的美利大廈仍存。胡茜 攝

蟲、小米素、阿果、麥快樂、葉蓁蓁、果、芭洛瑪、明明、林素、阿髮、大根河、河想、小明、草本、蓁蓁、大眼、鏡、晴兒、雪兒、漢、雨船、多默、心田、杜麗和、海蘭等和陸華珍等，單從這些筆名，便可看出她的童真之心。到了1962年，西西認為這二字是一個穿着裙子的女孩子兩隻腳站在地



西西於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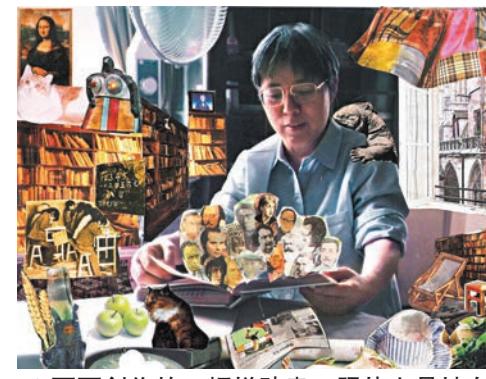


◆西西曾在廚房小凳上寫作。

從27歲開始 就停止了成長

西西的作品被日後的很多書迷及評論賦予天馬行空的標籤，但她的一生，卻沒有什麼脫軀的行為，她是個中規中矩的人，她的所有想像與趣味，都是在腦海中產生，再由筆下行行的行文留下來的。

西西在沒有成為「西西」之前，有過許多筆名，包括南南、愛倫、藍馬店、皇冠序曲、星火、凱旋門、莎揚娜拉、十行、藍尼羅河、小紅花、愛倫、倫士、佛勞倫朗、米蘭、阿



◆西西創作的一幅拼貼畫，照片上是她自己，周圍是她最喜歡的作家、動物和物品。她用輕盈的方式處理了沉重的主題。



◆西西在香港的家中抱着一隻泰迪熊，她在癌症治療後開始把製作泰迪熊作為一種理療。把它們打扮成中國神話、文學和歷史中的角色。

何福仁憶述西西： 她回到香港 她再沒有鄉愁

何福仁與西西相識逾半世紀，既是老友，亦研究她的作品。他是香港知名的作家和詩人，畢業於香港大學，主修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。

「西西最早發表的作品，是《湖上》，寫這詩時才15歲，受當時流行詩人匡的影響，內容是懷鄉。這完全可以理解，她本來是廣東中山人，但在上海出生，12歲隨父母來港，她懷念上海的故居，是以他鄉作故鄉。這之後她就以香港為家，從候鳥成為留鳥。」何福仁回憶道，在《港島吾愛》一文中，她說感謝父親把她帶來。來港不久，還在中學讀書，因為喜歡寫作，她可以大量投稿，報章雜誌盡有開放的學生園地。「她當然去過許多地方旅行，《看房子》一書可見，上海故居新聞路一帶有許多法國梧桐，她到法國旅行時，最愛看的還是法國梧桐。她回到香港，她再沒有



◆何福仁與西西於1998年同遊土耳其棉花堡。



◆今年香港書展，何福仁（右）、劉偉成（中）及郭詩詠以「從未離開的西西」為題與讀者分享西西的故事。

鄉愁。」

對於闊別西西的故事，何福仁憶述，2020年，內地譯林出版社出版她的《哨鹿》和《我的喬治亞》簡字版，出版社訪問她，要她回顧過去，思考可有最欣慰與最後悔的事情。她這樣回答：「欣慰的事很多，早年認識一群電影『發燒友』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可以看到許多好電影，我還拼貼了一齣紀錄片《銀河系》，是一組蒙太奇的剪接，朋友提醒我，那是1968年，在第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，近年還有台灣年輕的朋友送到歐美去放映。此外，和朋友合辦素葉出版社，尤其是早期的時候，大家志同道合，又一起去旅行，去了不少地方。我對一生無悔，真要找，可能是年輕時沒有好好鍛煉身體。現在每一天量度血壓、血糖，都正常，就是美好欣慰的一天。」

上的一個四方格子裏跳飛機，其他筆名便都淡出了。

1962年，西西在《快報》上連載《我城》時，名字是阿果，除了文字創作以外，當中的插畫也是由她本人操刀，畫出自己心裏的「我城」。記者曾經問過她，作品為何總是充滿着童真？她說，從27歲開始，就停止了成長。

「打從小時候已經開始建設的地鐵站，在我長大後才建成。回到土瓜灣，忽然發現私人住宅已經從土瓜灣拔地而起，看樓頂的話脖子會疼，眼睛必需睜起來。」她最後這麼寫道。不過，無論是小時候的她自己，抑或是寫這段文章時候的西西，大約也想不到，自己的心愛玩具，最後長久地留存在這個港鐵站內，與土瓜灣長存。

作品種類豐富 橫跨逾半世紀

長篇小說

- 《我城》（初版）：素葉出版社，1979年3月
- 《哨鹿》（初版）：素葉出版社，1982年6月
- 《美麗大廈》：洪範書店，1990年6月
- 《候鳥》（初版）：洪範書店，1991年9月
- 《哀悼乳房》：洪範書店，1992年9月
- 《飛鈞》（初版）：素葉出版社，1996年5月
- 《我的喬治亞》：洪範書店，2008年9月
- 《織巢》：洪範書店，2018年8月
- 《欽天監》（繁體初版）：洪範書店，2022年2月



中篇小說

- 《東城故事》：明月出版社，1966年3月
- 《象是笨蛋》：洪範書店，1991年9月

短篇小說集

- 《春望》，素葉出版社，1982年6月
- 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（初版）：洪範書店，1984年4月
- 《鬍子有臉》：洪範書店，1986年4月
- 《手卷》：洪範書店，1988年3月
- 《母魚》（初版）：洪範書店，1991年1月
- 《故事裏的故事》：洪範書店，1998年6月
- 《白髮阿嬌及其他》：洪範書店，2006年2月
- 《石頭與桃花》：中華書局，2022年4月



詩集

- 《石磬》：素葉出版社，1982年6月
- 《西西詩集》：洪範書店，2000年5月
- 《動物嘉年華》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22年7月
- 《左手之思》（遺作）：中華書局2023年7月

散文集

- 《花木欄》：洪範書店，1990年1月
- 《剪貼冊》：洪範書店，1991年3月
- 《耳目書》：洪範書店，1991年3月
- 《畫話本》：洪範書店，1995年1月
- 《旋轉木馬》：洪範書店，2001年3月
- 《拼圖遊戲》：洪範書店，2001年3月
- 《看房子》：洪範書店，2008年9月
- 《縱熊志》（初版）：三聯書店，2009年8月
- 《猿猴志》：洪範書店，2011年9月
- 《羊吃草：西西集》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5月
- 《試寫室》：洪範書店，2016年8月
- 《我的玩具》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，2019年
- 《牛眼和我》：中華書局，2021年7月

